



赵柏田 [著]



岩中花树

「亡国？亡天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岩中花树

「亡国？亡天下？」

赵柏田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岩中花树：亡国？亡天下？ / 赵柏田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6

ISBN 978-7-5502-5484-8

I. ①岩…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532号

岩中花树：亡国？亡天下？

出品人：唐学雷

著者：赵柏田

责任编辑：王巍

装帧设计：吕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4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32 印张：13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502-5484-8

定价：5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自序

这些文字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起自爱与孤独，起自对一种风格的迷恋。这些文字还起自刻板的公务员生涯中对往事的追忆，这一追忆使我在现世的种种诱引面前转身后撤，决意把二十年前就想做的这件事做成。那时，通过某种古老的方式（比如口耳相传），我知道了，我居住的地区、每天经过的石桥和街巷，也曾经是数百年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文人们习见的生活场景，那一喜好精神辩诘的传统还像暗流一样在当代生活的河道下潜滋暗长。我曾努力过，试图描绘出这一精神河流的走向，却又因年少无知而无力泅渡。西蒙娜·薇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离上帝就越来越近了。当我接近四十岁门槛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有责任描绘出某种生成我血液和禀赋的东西，描绘出那种超越于地理学之上的、飘荡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脉精神的幽香，于是我重新走近了这些逝去年代的人和事。

一个孩子这样问他父亲，什么是历史？父亲告诉他，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所有发生过的人和事，就是历史，比如说，一只小鸟一天里捉了多少虫子，练习飞翔飞到多远，这就是这只小鸟一天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的写作，也正是为了描摹出天空中那曾经有过的飞鸟的痕迹。只不过在本书中，这个天

空是从明代中叶起至清乾隆的二百余年间。

小说以想象取胜，历史以事实资证，伟大的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形象，而历史又不妨写得如小说一般生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从各自的领地出发向着对方走去，相会于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便是叙事的国度。事实上每个写作者都是兼具现实关怀和历史意识的。而对历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中确立自我身份，在时间的流变中找到自身确切的位置。当我写作本书时，常常会感到写作本身所要求的戏剧化与陈述史实之间的冲突。我希望让人物和事件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原本应该是的样子，但也希望读者读着我的书觉得好看，这之间的两难的确曾让我犹豫，并让我在犹豫中放慢了写作速度。但惠特曼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方向，这句话是：只要适当说出事实，则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是啊，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适当说出事实”，即便有多么丰茂的想象力，也需要事实来激发和唤醒。

本书人物，从王阳明、袁中道、张岱、黄宗羲、张苍水、万斯同到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大致生活于明中叶至清朝康乾时期的二百余年间。这二百余年，是中国历史由衰致乱、由乱而治的充满着剧烈变动的世代。社会的激变给思想学术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的天空和无数个可能，也使得以文章学术为业的文人的个人遭际如风中转蓬流转无定，呈现出各个不同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肖像。他们是贫瘠时代的山岩中长出的一树树好花——精神之花，也是人格之花。而选取这些人物为个案，试图从时代和生活的铺陈中，呈现出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文人思想、学术的嬗变和各自的精神肖像，从中体察逝去年代文人生命的情意，也正是作者努

力的一个方向。

在这二百余年人物、事件的衍生中，读者会看到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间精神、思想的传承，他们相互间的认同、质疑、批判、辩驳，他们如何用毕生的热情乃至牺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幸福来建立和维护这一精神传统的生长。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或以身殉道，或在书籍与学术中消磨终生，或在现实世界的失败中寄情于感官世界的声色，或在人生的中途低徊于内心世界的成长与衰败，又无一不在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与纠缠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近代以降，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深刻严峻的反思，其中不乏震聋发聩之论。更有论家对明季文人把有限的光阴消磨在讲说辩论上和乾嘉以后的“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风剖析更深，把这一文化积孽称作“二毒”。“二毒不去，徒留纸墨宣传”。及至把社会的腐败归结到知识分子，诘问知识分子和大众究竟谁负改良社会的责任，则是则已也深，转移了对根本性的制度的探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深切的体认和反思，乃有二十世纪初叶挑战整个旧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呼唤起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怀和人性的关怀。

如果说传统是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是移动的，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多远，总可以在里面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从这一初始的映像，还可以看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时，那姿态却应该是前倾的，这样我们才会更清醒地看到，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这些传统文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 谨识

目录 Contents

岩中花树

王阳明自画像

第一章 泛海 /002

第二章 至圣 /030

第三章 夜宴 /061

第四章 明心 /096

附录 1: 书信录 /117

附录 2: 向内的把握与重建 /132

感官世界

晚明士人的物质生活

1. 芳香的年代 /138

2. 舌头的传奇 /140

3. 一本叫《长物志》的书 /145

4. 纸上园林 /150

5. 袁氏兄弟 /155
6. 崇祯二年中秋夜的那出戏 /165
7. 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年生活 /168

道德剧

走出神话的张苍水

1. 没有悬念的开场 /174
2. 虚假的高潮 /182
3. 不是结局的结局 /190
4. 甲辰年间那出戏的回声 /194

从雪文亭到续钞堂

黄宗羲在 1649 年后

1. 逃跑 /200
2. 复仇 /207
3. 黄竹浦 /214
4. 隐与显 /220
5. 为书籍的一生 /228
6. 死之仪式 /233

双城记

在路上的全祖望

1. 北京 /242

失败之书

章学诚与他的时代和敌人

1. 心是一张团皱了的宣纸飘过十八世纪的门廊 /286
2. 寄读国子监 /289
3. 两只刺猬 /295
4. 书院讲席 /301
5. 漫游与著述 /310
6. 一个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愤怒 /318

江湖寥落尔安归

汪辉祖的游幕生涯

1. 夜航船 /330
2. 一代名幕的草根年代 /331
3. 走县过府白了头 /336
4. “莽知县” /342
5. 叙述意味着生命 /346

扬州一梦

张潮自述

1. 从徽州到扬州 /354
2. 在语词的密林里 /357

3. 共同写作的书 /360
4. 撒向京城网 /364
5. 我的出版生涯 /366
6. 树犹如此 /375

本书部分人物事件系年 /377

参考征引文献 /398

跋 /403

岩中花树

王阳明自画像

一个人的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延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第一章 泛海

正德四年十一月

贵州·龙场驿

一个流放官员之死——一个京城小吏的苦闷——我的朋友湛若水——我入了锦衣卫监狱——狱中的阅读——泛海——父亲的形象——流放途中——我在树林里发出了一声长啸

1

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¹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张不再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脸，想起那脸上的忧伤和阴郁，那种劫数将尽的张皇，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岁月里自己的脸。这种经验使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一张陌生人的脸，甚至一头牲畜，一棵树，我们都会与过去或未来的自己相遇。

南方的山野，一过黄昏，天就暗得飞快，雨天尤甚。是秋天了，山道旁已见木叶纷飞，那黄蝴蝶一般的落叶，它们徐缓的落势就

1 在贵州的山野间埋葬了几个死于道旁的路人后，王阳明写下了一篇题为《瘞旅文》的祭文，本文的叙述即以此为起点。王阳明这样谈及他与死者的交往：“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二十五，外集七，《墓志铭·墓表·墓碑·传·碑·赞·箴·祭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像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无尽的留恋。这僻远之地的驿站，一整天里除了经过一个商队，再也没有一匹马经过。百无聊赖地听着冷雨敲窗，我不无伤感地想到，又一天就要滑落了，过往的时间就要像落叶一样堆满我们的身后，直至湮灭我们的呼吸。

就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的黄昏，那个男子进到了我眼里。准确地说，他们是三个人。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这三个小黑点转过一个山角，顺着驿路慢慢走近了。中间一个年长的，走得有些踉跄，边上搀扶着他的两个年龄小些的，看样子是他的仆人或者子侄辈的。那男子脸上不加掩饰的悲哀和沉郁一下就击中了我。我还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只有垂死之人会有的那种青。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情我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万里投荒所为何？就像我三年前从帝国的京城被放逐到此一样，这个看上去要比我大一轮的来自中原的男子（我猜想他是一个级别不会太高的下级官吏）又是遭受了什么不走运的事呢？

这就是我与他——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放逐官员的唯一的交往：我透过驿站院子里的篱笆墙望了他一眼，就一眼。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是茫然的，空空的，那种没有了生气的空。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要不然，我怎么着也要把他拉进驿站，让他用温水烫脚洗尘，喝一盅土法烧制的辛辣的苞谷酒祛祛身上的寒气。作为一个政府驿站的负责人员——我的官职是龙场驿的驿丞——如果他提出在此下榻我是断断没有理由拒绝的，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往来的行客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碍着自己是一个戴罪之身，竟然在我的注视下走过驿站大门，就在我片刻的犹豫

之际，他已经走过了驿站，投宿到了对面不远处的一户土著人家。¹

现在你已经知道，正是因为我那天的片刻犹豫，没有出门去挽留他，使得这个北来行客的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被迫在一户苗家度过。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是……可是即便我留宿了他，我能改变他走向终焉的命运吗？太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命若琴弦，生如蚁蝼，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预先知道死亡这只独角兽会在何处跳将出来，掳走生命就像摘下树上的一枚叶子。我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吗？

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去看望那三个中原人的。离京三年，音讯阻隔，北方中原对我来说已如另一个星球一般遥远。有客远来，坐说帝京旧事风物，在这荒蛮之地也不失为一桩难得的赏心乐事。吃过晚饭，我都已经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可是一打开门，狂暴肆虐的雨水又让我的脚步在门边滞住了。那雨就像一条条狂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不得不取消了夜间的造访。牵挂着那三个中原客人，我一夜都没有睡好。后半夜，雨声小了下去，山野间的风，却像猫爪子一样不住地在门上抓挠。我接连做了好几个噩梦，先是梦见姚江边我的老家进了大水，我的父亲抱着一卷书札在雨水中沉浮，大声哭泣。再是梦见我在杭州城外的一处寺院被三个刺客追杀，我顺着山后的小路跑到钱塘江边，刀戟一般的芦苇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夜色中的河流发出巨兽一般的喘息。醒来，雨住风歇，日光已映红了窗纸，驿站的院子里满是断枝败叶。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派人去苗家请那三个中原来的客人。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了，说那三个人一大早就动身上路了。

1 《瘞旅文》：“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二十五，外集七，《墓志铭·墓表·墓碑·传·碑·赞·箴·祭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奇怪的噩耗就在此后接踵而来。好像是为了报复我昨晚的怠慢，死亡的消息就像一支支箭矢接二连三地向我射来。快到中午的时候，有人从蜈蚣岭的方向过来，说有一个老人死在坡下，边上有两个同行的哀哀地哭，我闻讯不由得叹息，唉，肯定是那个放逐的官员死了，可悲啊。到了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已经死了两个人了，那人的儿子也死了。我沉默无语，巨大的伤悲让我晚饭也难以下咽。到了第二日一早，又有消息传来说，那个仆人也死了！¹这一下我再也坐不住了，拿起铁铲和畚鍬，叫了驿站里的两个年轻人和我一同前往蜈蚣岭。那两个年轻人面有难色，我说了一句，你我同他们还都是一样！²就独自走了，两人相顾一眼，也跟在了后面。

是的，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只是挂念他们，现在则是无边无际的内疚把我湮灭了。我内疚，是因为我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无法置身事外。如果他们同行的三人中有一人幸存，那么幸存的人对死者就负有责任，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剩下一个与他们最有渊源的也就是我这个北方人了——而这一切，都是始于我在雨中透过篱墙看了他们一眼！设若是在京城，或者中原的随便哪一个省份，我与这个小吏完全有可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这是在边远的贵州呀，任何一个来自文明化的中原地区的人也都与我有内心认同的亲缘关系。

我承认前面的叙述中有所隐瞒，前天晚上阻止我去与他会面的，除了风雨交加造成的不便，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不吉利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来自那男子脸上在劫难逃的神色。就在我第一眼

1 《瘞旅文》：“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叹。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

2 《瘞旅文》：“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鍬往瘞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

看到他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了他的死亡。他要死，就走得远远的，到别的地方去死，到没有必要让我知道他的死活的地方去死。这就是我当时隐秘的想法。只是我没有想到，死亡来得那么快，离我那么近，而且，三个人奄忽之间全死了！他们的死让我愤怒，但继之而来，我的内心里涌上一种更为广大的同情与怜悯：孤身一人，在黔三年，天知道我哪天可以重返中原，天知道哪抔黄土又将埋我！如果哪一天我也倒在了路旁，还不是堕入忘川的深处。吾与尔犹彼也。是的，在这世上，我们都是蚁蝼，是尘埃，是一把虚无！我为这三个死于道旁的中原客悲哀，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悲哀。雨中那张了无生气的脸又在眼前闪过，我已经预见到了自己会和他们遭受同样的命运。

但是现在这张脸上没有了忧伤，没有了悲哀，也没有了那天雨中的惊惶不定。它变得像一块经受了过多的雨水的黄乎乎的石板，没有生机，也没有表情。两只曾经盛满了惊惧与不安的眼眶也凹陷了下去，成了两个“小土坑”，上面正有几只黑乎乎的马蝇爬来爬去。他再也不会眨动眼睑把它们赶走了。

我们挖呀，挖呀，下过雨的山土很松软，埋葬三人的土坑一会儿就挖好了。不一会儿，荒野之中就多出了一个小土包。秋阳下，这个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的小土包很快就与周围的风物和谐了，就好像，它一直就在那儿。

我献上一只鸡。我洒上三盅酒。我恭恭敬敬地端上三碗米饭。放上了这些贡品之后，我开始面对着这荒野之中草率掘成的坟墓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要把前天晚上没有进行的竟夕长谈放到这里来完成。我问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这里要做山中之鬼。就像一场礼节性的拜会一样，我同样没有忘记介绍自己：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¹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秋风掠过荒草，像

1 《瘞旅文》：“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

是有谁轻轻地叹息。

于是我开始为他编排一部推想的个人历史，包括他所来的地名，他生前的官职。身份是交往的前提，哪怕这身份如今只是来自我的臆测和猜想。我猜想他是为了五斗米的薄俸才来此地。我这样推测他死亡的原因：扳援崖壁，饥渴劳顿，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如此的外困内扰能不死吗？¹我甚至埋怨他的死让我黯然神伤。我离开父母乡国来此穷乡僻壤已逾三年，之所以能在瘴毒的包围中苟全性命，全在于不敢有一日的消极怠惰。²可是现在，他的死亡已经像毒素一样侵入我的生命内部，并威胁到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因为这引出了我长久以来压抑着的焦虑和不安。我谴责他又安慰他。我安慰他又教训他。我说得口干舌燥又意犹未尽。这情形就像三个多世纪后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在《挽约翰·邓恩》中借对中世纪一个诗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是的，我们都难免一死。是的，在贵州，我是孤独的，死后也难免孤独。如同一个穿过坟场的少年唱着歌为自己壮胆，我也为他大声地歌唱。我唱不知乡关何处的离人之悲：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我还唱另一个世界里的宴饮之乐：飧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兮暮猿与栖兮。来自北方的死者欢聚在南方的山野，大吃大喝，欢宴悲歌，与麋鹿为友，和猿猴同床，比起人世令人气沮的蝇营狗苟来，这种结局也不算太坏吧。

按理说，埋葬暴死之人是有仁人之心的人所应该做的，从感情上来说没有必要这样的如丧考妣。但真实的情形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我为他悲伤，更是为自己悲伤，我在安慰他，更是在

1 《瘞旅文》：“夫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

2 《瘞旅文》：“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